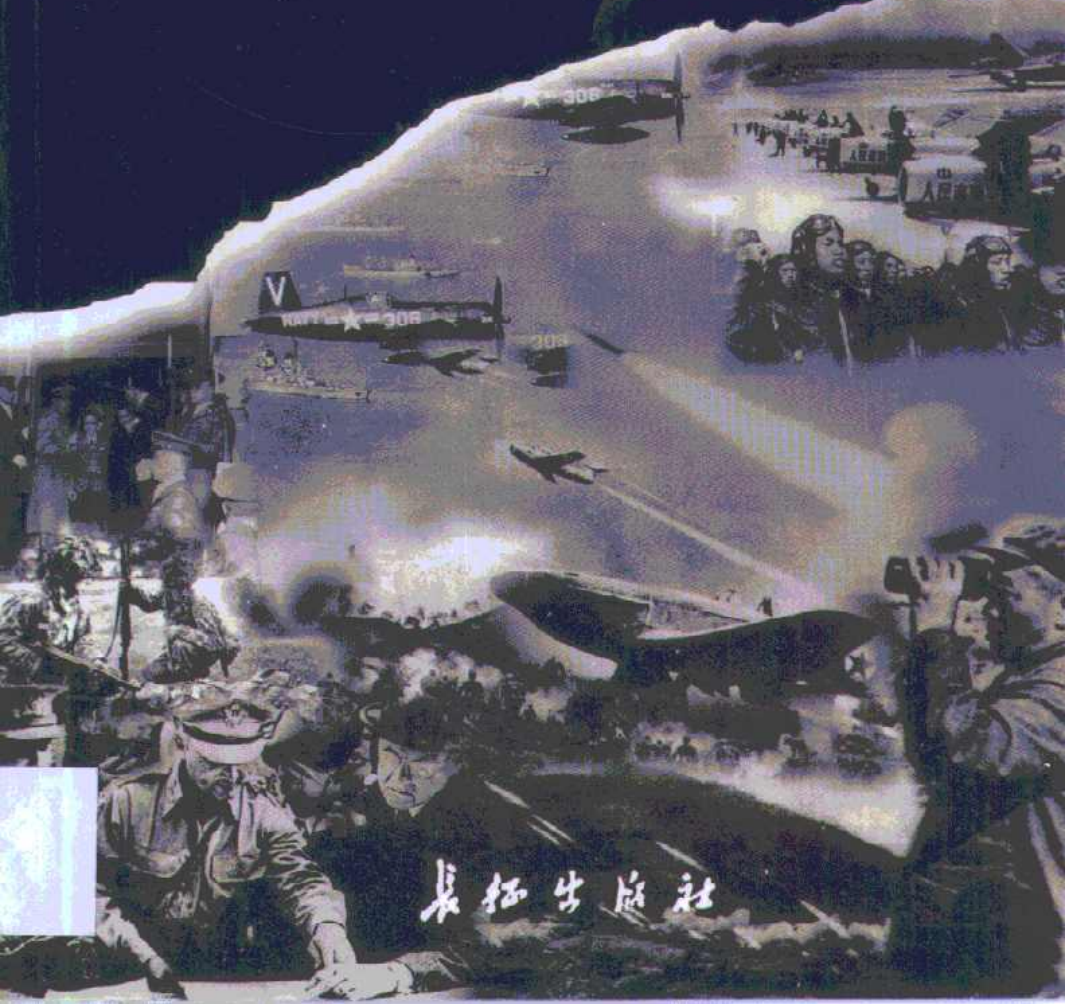


中国军队血战写真

第三部

血魂



长征出版社

第三部

血魂



责任编辑:钟希平

封面设计:薄 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军队血战写真/阿彪等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1999.8
ISBN7-80015-546-3

I. 本… II. 周… III.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史料
IV. E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09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编:100832)

湖南长沙新华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长沙第1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毫米 1 / 32 39印张

930千字 印数:1-15000

定价:18.60元 (全套55.80元)

仁川登陆战

提起朝鲜战争,我们不能不立即想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的脍炙人口的哀叹:

“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当二战以后的美国,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挥舞原子弹,傲慢无礼的充当世界警察(虽然哈里·杜鲁门总统坚持认为那是一场“警察行动”)时,朝鲜这个并不为美国大众所关注的东方小国却让他丢尽了面子,山姆大叔也许可以把他的脚踹到东南亚、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但他在以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军事扩张”上的冒险活动的第一脚却踹在了朝鲜这一滩软泥土上,以至于它耗费了三年时光,成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的美军生命。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自命不凡的“美国军事教官”对新兵们必修的一句话便是:

“小伙子们,有两样东西我们应当躲开,一是淋病,一是朝鲜”。

当然,从客观上讲,美国人并不从一开始就打得那么糟糕而怯弱,纸老虎虽然是纸做的,毕竟还具有一个老虎的形貌。

战争的第一年(1950年),当盖洛普公司8月份民意测验还表明近70%的美国公众支持对朝鲜进行干预时,当美国国内新闻媒介还狂热地叫嚣着“把金日成踢到太平洋里去”时,美国还是在极为被动的处境下赢得了一些“自由世界”的鲜花与赞誉,美国作家托兰在其有名的《漫长的战斗》一书中说:

“在战争的第一年里,在取得诸如麦克阿瑟出人意料地在仁川登陆那样显著的胜利之前,美国人遭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

这句话只有一个错误,便是美国人一系列的失败是从一而终的,仁川登陆之前,美国军队已几乎被金日成的人民军赶落黄海,而仁川登陆之后不到一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更让美军仓惶失措,溃不成军,麦克阿瑟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朝鲜的计划终成泡影。

唯有仁川登陆,是朝战第一年里美军易守为攻的一个转折点,是这一时期震撼世界的一次著名战役,是“自信的美国在1950年最好的一针强心剂。”(美国防部长约翰逊语)

如果把仁川登陆战列为朝鲜战争第一年里“最打动人心的较量”(当然也是第一次),应该是授之无愧的,它的运筹帷幄,机心深远,以及灵巧,迅速的战术配合都足以使它脱颖而出,更何况好大喜功的麦克阿瑟将军富有戏剧化的指挥更使它添色不少。

●点火乍始

—

“如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们企图与我们在世界上寻找进行这场该死的战争的最糟糕的地点的话,无论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考虑,都会无一例外地选中朝鲜。”

这是在朝鲜战争极为沮丧的年头,善于以言词表达愤怒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拍案而起的吼叫。

为什么偏偏选中朝鲜呢?艾氏心里恐怕一清二楚,那位一手提着钱袋,一手握着枪的山姆大叔心里恐怕也很清楚。当美国的国旗再也无法在这条狭长半岛上耀武扬威时,当美国人付出三年的战争,几十亿美元,十几万美军生命后,他们才能苦涩地认识到这场杜鲁门总统所谓的“警察行动”原来是“对外政策上的一次蠢举妄动”(共和党的评价)。

朝鲜战争,美国不甚愉快地经历了一个无疑让二战以后稳座世界第一把交椅的美国丢尽了脸面,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是

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影响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从 1945 年——1950 年，也就是从日本投降到朝鲜战争开始，尽管美国有一些小的经济和政治的风波，但的确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舒心惬意的时光之一。相对于国家大事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能否购买汽车，打高尔夫球，对于战争，他们已经感到精疲力竭，郁郁寡欢，热情难再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本国和欧洲复兴上，而对于东方事务，他们是不甚关心的。

但是美国领导人在扩张上的野心与天生具有的冲动使美国难逃朝鲜一劫。

二

历史回到 1945 年 9 月 2 日。

这一天，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立刻神气活现地发布“总命令第一号”，宣布 38 度线以北的日本士兵向俄国人投降，38 度线以南的日本军由美国人受降。

这条横穿朝鲜的刻板的纬度线，是任意武断的，有悖于“自然”的国界。拥有高度发达的水电资源，拥有大部分工厂，其产品支援南部；而三八线以南面积为 9.8 万平方公里，约有 2100 万人口，并占有全国 20 座大城市中的几座，其中拥有包括 200 万人口的首都汉城，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区。可以说，南北在经济上都无法自足，但正由于麦将军一个轻松的“一号命令”，却使朝鲜从成为二战后又一个分割开来的国家，并由此几乎成为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现在，突然有了两个朝鲜。杜鲁门总统在同苏联达成协议后，态度突然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于 1946 年 7 月怒气冲冲地宣布说，朝鲜“是一个意识形态战场”，“我们在亚洲的整个成功都决

定于此。”

于是,美国开始为营造“这个战场”而苦心孤诣,为了在南朝鲜组织一个亲美政府,同年12月12日,麦克阿瑟用东京盟军总部的飞机,从美国往朝鲜接回了一个人。

这个后来被美国媒介吹捧为“无畏的爱国者,毫不妥协的反共分子,美国人的宠儿”的75岁高龄老人,便是后来南朝鲜的赫赫有名的独裁者李承晚。李系李氏王朝后裔,于1804年12月流入美国,他在美国成为一名热情的卫理公会教徒并且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当然,人们更感兴趣的是李承晚曾与一个奥地利女郎结过婚,而且会讲一口“夏威夷腔的朝鲜话”。

尽管许多朝鲜人认为他长期在外失去了与他的国家的接触,但由于美国这个有力的靠山,8月15日,李顺利地当选为大韩民国的首任总统。1948年12月12日,在第三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又软硬兼施,终于让大韩民国政府成为“联合国承认”的政府,并将临时委员会易名为“联合国朝鲜委员会”。

朝鲜自然也不示弱。于1947年2月经过选举正式产生朝鲜人民会议,并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人民委员会。金日成是威名远扬的革命领袖,而且正当风华年茂之际(其时金正满36岁)。美国《纽约时报》是这样评价其人的:

“金日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在中国内战中曾在满洲里是一个卓越的游击战士,还是极少数能拥抱中国共产主义又能拥抱苏联共产主义的朝鲜人之一。他为人精明,擅长政治,与苏联结好,奋力闯途爬上顶峰。一些美国人对有所偏见,但是,他决不是一个可以小看之人。”

这份评价显然忽视了一点:即金日成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这显然与金所受的教育有关,他自幼受到父母的反日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他走上革命道路时,父亲金亨稷为他题写了“志远”两个大字,以资鼓励。后来,金日成走上了坚决的抗日道路,而且完

成了光复祖国的历史性事业。与李承晚比起来,金日成更多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爱国激情(这一点让人感到真实)与卓越的领导才能。

为粉碎美国在南方制造分裂政权的阴谋,1948年9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在平壤召开,金日成被选为内阁首相,国家元首。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且立即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承认。金日成的当选得到了整个朝鲜85.2%的选民的支持,可说是万众所向的,但是联合国早已成为美国手里的牵线木偶,根本就不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现在就有了两个朝鲜政府,而且双方都宣称自己对全国有管辖权。在北朝鲜金日成的背后是苏联,在南朝鲜李承晚背后的是美国 and 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在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巨大棋阵里,朝鲜成了东亚的一颗棋子,当然,这一步棋子输赢,将直接影响两个不同阵营的世界布局,所以朝鲜至关重要,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

美国一开始就已打着和平烟幕为侵朝战争作准备了,鉴于苏军已完成从北朝鲜的撤军工作,并看到李伪军已经建立,便开始玩起“撤军”的把戏:在1949年6月30日宣布驻南朝鲜美军已全部撤走,到了第二天又立即宣布南朝鲜包括在美国“防御圈”内,并设立军事顾问团,为李承晚训练所谓的“国防军”。

但以后亚洲的形势显然让美国人感到极端的忧虑。打破了美国人独霸天下的核优势,这一点显然使美国人在以后的朝鲜战争中有了顾虑,因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所有武器——除了最有威力的原子弹以外,也不能抵抗中国的人海战术和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不过,实际上朝鲜战争开始时,所谓美国的“核保

护伞”也只是由4颗原子弹组成。华盛顿战略家们认为,把这些原子弹作为同苏联交战的决胜王牌,可能会更明智些。

还有比苏联制造原子弹更令美国头痛的事,便是几个月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的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给美国人的第一份忧虑便是:如果战端在朝鲜拉开,中国是否会帮助金日成。

这个忧虑是有根据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朝共产党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兄弟般的友情。1950年春天,当毛泽东感到已不能欠朝鲜共产党人太多情债了,已是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约有12万名北朝鲜士兵组建成两个师交还给朝鲜人民军。这两个经过人民解放战争锤炼的师显然具有更好的战斗力,成为金日成手中的两个王牌部队。

那么,在1950年6月初,身兼朝鲜人民军总司令的金日成首相,手下已有8个满员师和2个半员师,全部由苏联高级军事顾问加以训练,同时,金日成获得了苏军撤走时留下的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包括迫击炮、榴弹炮、自行火炮、反坦克炮以及150辆T34坦克,金日成的地面兵力总数达15万人,其中有8.9万名训练有素的战斗部队。

四

相比之下,李承晚傀儡政府虽然不断发出战争叫嚣,高喊“占领北韩,实现统一”、“要不流血,统一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由于李承晚的专制统治日渐不得人心,李本人又不懂军事,所以军队力量远逊于北朝鲜,据美国情报部门报告:

截止1950年春,北朝鲜人民军拥有13.5万人,南朝鲜军队仅有6.469万人。

更让李承晚对美国不满的是,韩国军队没有接收美国军队的

坦克,对此,美国白宫里的杜鲁门和他的参谋长们自有解释,出于和平的需要,他们不想让韩国具有对北朝鲜发起进攻的有力武器。

这显然是个美丽动人的政治谎言。事实上,当一位驻朝军事顾问团的军官责问美国罗伯茨将军时,罗伯茨解释说,南韩道路稀少而且狭窄,坦克无法逾越稻田和山地,他还说,任何一支进入南韩的军队如果配备坦克,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摧毁。

这个答案显然要比杜鲁门的话实际得多,但也不真实,结果是当朝鲜战争爆发后,拥有苏制重型坦克和中型坦克的朝鲜人民军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摧毁一切障碍物后的敌人。

这一点甚至连坐立不安的李承晚也被蒙蔽了,他对自己的军队依旧抱有极大的信心,要他们去为南北统一而战,1950年6月,罗伯茨将军约见《时代》同刊驻远东亿首弗兰克·吉布尼,因为他即将离开朝鲜退休,他显然希望在这里的最后一项军务能功成名就。这次见面以后,吉布尼在文章中写道:

“大多数观察家现在认为,拥有十万之众的韩国陆军的规模在亚洲是首屈一指,堪称亚洲之雄。”

谁也无法想到,仅仅几天之后,这支号称‘亚洲之雄’的队伍被朝鲜军队打得丢盔弃甲、一溃千里,一个月后,前南韩军总参谋长蔡炳德也死在了疆场。

●奋勇与壮行

—

1950年6月24日晚,横兵三八线上的朝鲜人民军已接到金

日成下达的命令：

“全体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在此之前，苏式 122 毫米榴弹炮、76 毫米大炮和自行火炮已分批部署在三八线上。150 辆苏制 F34 坦克和 9 万人的战斗部队也小心翼翼的向前线汇集，所有的枪筒炮眼都已对准了三八线另一边的南韩军队，朝鲜人民军已摆好了突袭南朝鲜的阵势。

为准备这次进攻，金日成已精心准备了两个月，6 月 11 日在作战部长俞成哲中将的办公室里，代表金日成的崔庸健元帅（同时也是金日成的副总司令）向朝鲜军官们下达了命令：“将士们，我们将有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将是我们的朝鲜人民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一次，以此求得完善”。

6 月 12 日晨，这批军官被秘密送回各自部队。

6 月 18 日，军官们得到了明确命令，这是由苏联军事顾问，工兵部门的多尔津上校制定的：

“至 6 月 23 日，要求所有各工兵营扫清敌人布在各自所属师面前的雷区”。工兵前进地点和路线均已列出，另外还有 7 个步兵师和坦克团队的前进部署计划。

于是，这场进攻巧妙地被“军事演习”的宣传掩盖了，消息毫不灵通的韩国军部直到进入的最后一刻，甚至对“军事演习”这一信息都一无所知。

而在美国，刚刚成立三年的中央情报局无法向杜鲁门政府发出朝鲜已经处在战争边缘的警告，理由很简单，它缺乏收集情报的能力，杜鲁门曾气冲冲地大骂中央情报局只不过是一块毫无感觉的记事板而已。事实上，中情局连记事板也算不上，在亚洲，它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立足点：东京站总共才三人，而且挤在一家旅馆闷热潮湿的客房里工作。

温带季风性气候的郁闷将整个朝鲜半岛笼罩在一种烦躁的情绪之下，晚些时候，在李承晚总统的官邸蓝官（之所以这样称呼是

因为它的房瓦是蓝色的),这位行将就木的老头已开始感到一种危机的来临。

李承晚毫不掩饰他最终要夺取朝鲜的意图,美国驻韩大使穆乔对1949年韩国总统府蓝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一名韩国军官“兴冲冲地冲进门,吹嘘他的“小伙子们”刚刚占领了三八线以北正对开城的海州”。李承晚激动不已,而且宣布:“我们在新的一年,要万众一心,恢复失地。”

李承晚当然不会知道,进攻海州那些“小伙子们”实际上都被当场击毙,他的属下只不过抓住他的好大喜功的特点而来虚与委蛇罢了。

在这一点上,李承晚同麦克阿瑟相似,但他没有麦克阿瑟的军事才能。

南朝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正如穆乔在汉城失守后发给美国的电报中所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韩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第二个希腊,它有可能是第二个蒋介石政府。”

二

6月25日凌晨,朝鲜战争爆发。

金日成的多路步兵纵队在坦克的掩护下直冲三八线,他们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因为三八线另一边,处在前线的是韩国4个兵员不足的师和一个团,虽然数月以来不断有警告说有一次重大入侵发生。但“狼来了”的喊声太频繁,以至于前线司令官们的神经已经麻木了,从乡村招募的韩国士兵已放假15天回家去收割庄稼,一些军官放心地到汉城庆祝军官俱乐部的隆重开业,韩国前线空虚得令金日成和崔庸健吃惊。

在整个前线,炮声震醒了韩国军队的士兵们,然而在混乱之

中，加上缺乏通讯联络，每一个孤立的军团都以为正在受到又一次袭击。

唯一在前线的美国顾问约瑟夫·达里哥上尉从密集的火力中已知道这是一场大规模攻击，他立即驱车赶到开城市内，因为北朝鲜若要进入汉城，必然要沿着这条走廊，这是一条自古以来入侵汉城的路线。开城首当其冲。

达里哥无疑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这样写道：

“开城车站里一长列火车上下来的都是穿着白色衣裳的北朝鲜士兵。准有两三个营，或许是整整一个团！……韩国士兵已见不到影子，我不知道他们是被干掉了还是已经逃光了。”

他清楚，开城完了。

与此同时，驻在临津江对岸汕山上的韩国军队第一师司令部里，体重达到 300 磅的陆军少将蔡秉德充满惊恐地冲着电话筒喊叫着，他下令开往大田的第二师配合驻在离汉城以北约 12 英里的坦克第 7 师发动攻击。

然而第 7 师师长刘载兴准将和达里哥上尉一样，他根本不知道他所有的部队在何处，北朝鲜的进攻太快了，刘载兴一刹那间几乎陷入了准备自杀的绝望。这是星期天早晨，他的部队有 1/3 放假了，他的两个团在前线，约 4000 人，而另一个团在汉城。他只能用手头约 1/4 的部队去阻挡敌军了。

刘载兴整了整帽檐，他需要冷静下来，这时，他想起刚刚一个星期之前在三八线上见到杜勒斯的情景。这个国务院顾问，臭名昭著的大战争贩子似乎很为韩国人的势情所感动，同时他对李承晚总统对美国正在让他倒台而表现的激烈抗议表示同情，他允诺说：

“你们并不是孤立的。只要你们在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发挥有价值的作用，你们就决不会是孤立的。”

那么,现在,当北朝鲜人已打过来时,那个不会让我们“孤立”的美国在哪里呢?

美国在哪里?刘载兴问着自己。

三

朝鲜上午10点4分,美国时间星期六晚9点4分。

第一位得知朝鲜战争爆发的美国军政要员正是当年那位划出“三八线”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希克,当他正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家参加晚宴,一位仆人打断了他谈兴正浓的话题,请他到室内接电话,几分钟以后,他返回平台,“脸色煞白如纸”(据艾尔索普描绘),他招呼与会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和空军副部长麦恩进入室内,不一会儿,他们一同出来含糊其词地说:“朝鲜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边界冲突”,匆匆离开了。

政治敏锐度极高的艾尔索普意识到,一场新闻价值极高的战争已经爆发了。

晚10时,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得到消息。

晚11时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值日官切斯特·克利夫顿中校获悉消息,九个小时后,整个五角大楼都在以克利夫顿的名义为新闻界准备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美国政府获悉战争爆发以及美军没有卷入。

最有权对美国反应作出决定的是杜鲁门总统。那天早上,杜鲁门在巴尔的摩的一个机场参加落成仪式,然后登上“独立号”飞机飞往堪萨斯城。他打算在那里与家人共度一个愉快的周末。晚餐后,9点20分,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与家人的闲聊。

是艾奇逊。他说:“总统先生,我有非常严重的消息。北朝鲜

人已经入侵南朝鲜了”。

“我马上赶回”。杜鲁门说。

艾奇逊并不认为有必要。情报还不充分,据信,穆乔所报告的边境事件,目前还仅仅是惯常的边界冲突(虽然艾奇逊表示怀疑)。更重要的是,冒险夜航大可不必。

艾奇逊提议,打算授权希克森安排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

总统同意。

艾奇逊接来说,鉴于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雷德利将军不在国内(他并不知道他们已从远方访问回国了),如果总统授权国务卿承担起处理的主要责任,这可能是有益的。

杜鲁门毫不犹豫的又表示同意。

这样,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投入关于朝鲜的进一步运作了。正如后来美国作家约瑟夫·格登描述的:

“把我们拖进朝鲜战争的究竟是谁?首先应当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这是一对最不可思议的政治搭档,他们两人行动一致,极为和谐。杜鲁门的衣著谈吐和举止品行都是小城镇“扶轮国际社”的派头;与之配对的艾奇逊则是奢华讲究,美髯蓬松,风度举止、谈吐腔调足于扮演一名英国勋爵。杜鲁门的工力在于一种直觉的智力和独立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他虽非科班出身,却恐怕是美国历届总统中除去伍德罗·威尔士外,对历史最具有博大精深理解的一位,问题是没有什么人重视他。因此,1948年杜鲁门击败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时,爆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冷门。杜鲁门再也不是靠腐败不堪的密苏里小集团政治发迹起家的那个目光短浅,经营无术的中西部男子服装店老板了;现在这位‘意外总统’杜鲁门就不曾受过自我怀疑的困扰,他信任自己的直觉,他做出重大决策——比如干涉朝鲜——不是敏捷迅速,几乎是出于大势所迫,先行起来,以后再论结果。”